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卷二

長白高斌東軒訂定　儀封張師載西銘參校

戊子朱子三十九歲

序程氏遺書後云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沒而其傳寖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編某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删爲之錄如此以見分

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
尹焞得朱光庭所鈔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
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
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
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遊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
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
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
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
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
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

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鈔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俟後之君子云爾又程氏遺書附錄後序云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熹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

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於篇合爲一卷以附於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四月壬子

按年譜程氏遺書成於戊子附錄後序亦紀戊子故前序亦載於此伊川卒於丁亥去此時六十一年非朱子亟爲搜羅輯敘後將散逸愈難用力矣朱子眞程門功臣哉至於主敬立本窮理致知以求得乎先生之心數語實可由是以得其精微嚴密之旨讀者宜盡心焉

與張欽夫書云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閒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耶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閒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閒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

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眞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梏亡之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不能致察使梏之反覆至於夜氣不足以存而陷於禽獸則誰之罪哉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其論至誠則曰靜無而動有程子曰未發之前更如何求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善觀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二先生之說如此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良心之未嘗不

發矣

又與張欽夫書云只一念閒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夫豈別有一物可指而名之哉然天理無窮而人之所見有遠近深淺之不一不審如此見得又果無差否又曰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絕有古無今久矣

此二書朱子自注非是此時朱子與南軒先生講求未發已發未有領會處也前一書劉念臺先生序爲中和說第一且云說得大意已是但有覺處不可便謂已發

此覺性原自渾然原自寂然愚謂朱子自云非是者蓋山以爲第一說恐未確程子云有知覺卻是動朱子已發之說未爲非也且朱子所謂幾微之際一有覺焉便爲已發指念之動於事言非謂本體之覺爲已發也向玩此二書朱子自注非是者不知其何以非是忠憲哉山皆取其說亦未爲非及通前後而深味之乃恍然於其故矣前一書朱子與南軒先生論察識端倪以驗未發故返求日用之間卽於感通觸覺者察而存之以貫大本達道之全體而於天命之性尚未契焉第二書亦是此意方往方來來得無窮之說尤覺重看端倪無須

與止息實之與湖南諸公書已發未發說諸說例蒙印可書及恆卦艮卦註皆主於靜太極註說靜者常為主之語顯然鑿枘不相入始知所謂非是者職此故也且前書於萬起萬滅中驗寂然後書於來處驗未發試以事物未至思慮未萌時卽是心體流行寂然不動之處而天命之性體段具焉數語參之則是非愈了然矣適辨敘朱子之學此等書皆不載則清瀾未嘗究心於此可知蕺山學承陽明是以有覺性渾然之說實不知朱子察識端倪之學所可惜者忠憲編朱子節要十四卷而一卷載人自有生一書與已發未發說等篇類敘略

無分別平湖讀朱隨筆但評云念臺雖知此此非朱子定論然深有契焉則以與其學合而已高陸兩先生篤信朱子皆不詳考朱子察識端倪之學而發明之眞有不可解者也大抵朱子己丑前以動爲重己丑後敬貫動靜而以靜爲本此進學之最要緊最顯明者而與南軒先生諸書尤歷歷可考宗朱子者尚其潛心而深味之

按朱子太極說有靜而常覺動而常止之言答呂寺丞有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之言朱子後來得力靜而常覺矣蕺山覺性渾然之說恐似是而非也

答張敬夫書云誨諭曲折始不能無疑近深思之偶見得

所以然者輒具陳之以卜是否大抵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儱侗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以爲是了卻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爲急而自覺殊無立腳下工夫處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氣象日間但覺爲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麤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略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

問者乃在於此而前此方往方來之說正是手忙足亂無著身處道邇求遠乃至於是亦可笑矣

此書向疑在四十後今細玩書中前此方往方來之說是去前二書不甚遠又玩答石子重書中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數語正指此書所言則知此書在答石子重前矣

丁亥朱子與南軒遇論中和不合蓋爲未喻未發之旨故往復問難至於再三前二書未得其要領此書又直言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議眞自道其好學苦衷歷歷如見總由心地中必欲體會得未發性體何如未發

中感應已發處何如感應已發適如其未發何如是以孜孜急急求契程門未發之旨此一二年間講論潛思漸有契合實己丑見道之先幾也朱子聖學關鍵全在於此何曾有留心於禪處何曾有同陸學處通辨泥答薛士龍馳心空妙一語遂不詳考此數書忠憲節要一書亦以此書與前後諸篇類敘無有分別平湖云此條所謂主宰未曾明指想必是指心念臺以此為中和說二而以為指天命之性則失之矣愚謂平湖之言固是但主宰雖指心言然朱子此時正要從心識性只未契未發氣象偏於動耳惜未發明此意此予每讀朱子書

而不勝浩歎也

答張敬夫書云前書所稟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爲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但其間語病尙多未爲精切比遺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始竊自信以爲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有所施之矣聖賢方策豈欺我哉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其未發者皆

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麤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柁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豈不易哉始信明道先生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眞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其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近范伯崇來自邵武相與講此甚詳亦歎以爲得

未曾有而悟前此用心之左且以爲雖先覺發明指示不爲不切而私意汩漂不見頭緒向非老兄抽關啟鍵直發其私誨諭諄諄不以愚昧而捨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區區筆舌蓋不足以爲謝也但未知高明觀之復以爲何如爾孟子諸說始者猶有齟齬處欲一一條陳以請今復觀之恍然不知所以爲疑矣但性不可以善惡名此一義熹終疑之蓋善者無惡之名夫其所以有好有惡者特以好善而惡惡耳初安有不善哉然則名之以善又何不可之有今推有好有惡者爲性而以好惡以理者爲善則是性外有理而疑於二矣知言於此雖嘗著語然恐孟

子之言本自渾然不須更分裂破也知言雖云爾然亦曰
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此不謂之善何以名之哉能勿
喪此則無所適而不爲善矣以此觀之不可以善惡名太
似多卻此一轉語此愚之所以反覆致疑而不敢已也
細考此書恐亦是浩浩大化自有安宅之見其云讀而
驗之無一不合卽舊說序中所云胡氏與曾吉父論未
發之旨與余意合者然雖是舊見亦體驗功深會得全
體疊定不似從前在萬起萬滅方往方來中流動矣故
與南軒先生講求心理汲汲孜孜將有統會而又與何
叔京書云云也至於性不可以善惡名之非則終身辨

之嚴立後世之防矣

朱子尊德性功夫後儒多不言閑闢錄云朱子尊德性授受於師講明於友久矣豈待至此而始集於靜哉此數語大有見識但朱子尊德性工夫曲折甚長甚密可引證者甚多乃引此二書殊不可解蓋浩浩大化一書朱子自云此立語固有病水到船浮一書前幅明言已發者人心而凡其未發者皆其性也正是中和舊說序與湖南諸公書中所不以爲然者此二書皆在己丑前以此爲朱子講明尊德性則疏矣惟朱子尊德性工夫不明於世致起良知家無窮妄議必反復詳究體於身

心方知其所以然前朝一代諸儒無有知朱子尊德性

之奥旨者予故不得已而辨之

答程允夫云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

做工夫於日用間行住坐臥處方自有見處然後從此操

存以至於極方爲己物爾敬夫所見超詣卓然非所可及

近文甚多未暇錄且令寫此一銘去此尤勝他文也密院

闕期尚遠野性難馴恐不堪復作吏然亦姑任之不能預

以爲憂耳又云如艮齋銘便是做工夫底節次近日相與

考證古聖所傳門庭建立此箇宗旨相與守之吾弟試熟

味之有疑卻望示諭秋試得失當已決早了此一事亦佳

然是有命焉亦不足深留意也

按密院秋試數語自在戊子春夏間艮齋銘乃南軒先生傳五峰先生之旨從四端入手實體驗過來到大體呈露兢業保守事事循其天則艮止之妙可得是時兩夫子皆未透未發之中而此銘用功次第直從發見處大可充達而行故朱子深服其超詣有契合得力處即以此教允夫今讀此銘此書朱子取友何其切也後朱子所造益深透未發之中著四書章句集註南軒先生極其佩服進所未至以臻簡易平實是又皆得力於朱子者也後學可不親師友以求益哉

答石子重書云某自去秋之中走長沙閱月而後至留兩月而後歸在道繚繞又五十餘日還家幸老人康健諸況麤適他無足言欽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但其天資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益多失之太高湘中學子從之游者遂一例學爲虛談其流弊亦將有害比來頗覺此病矣別後當有以捄之胡氏子弟及它門人亦有語此者皆無實得拈槌豎拂幾如說禪矣與文定合下門庭大段相反更無商量處惟欽夫見得表裏通徹舊來習見微有所偏今此相見盡覺釋去儘好商量敬字之說深契鄙懷只如大學次序亦須如此

看始得非格物致知全不用誠意正心及其誠意正心卻
都不用致知格物但下學處須是密察見得後便泰然行
將去此有始終之異耳其實始終是箇敬字但敬中須有
體察工夫方能行著習察不然兀然持敬又無進步處也
觀夫子答門人為仁之問不同然大要以敬為入門處正
要就日用純熟處識得便無走作非如今之學者前後自
為兩段行解各不相資也近方見此意思亦患未得打成
一片耳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然當時之意
卻是要見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須就此識得然後鳶飛
魚躍觸處洞然若但泛然指天指地說箇大化便是安宅

安宅便是大化卻恐顢頇儱侗非聖門求仁之學也不審高明以爲何如順之留書見儆甚至但終有桑門伊蒲塞氣味到家又寄書曰謗釋氏者不須寄來又云不如且棲心淡泊於世少求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眞者一一勘過似此說話皆是大病此道寂寥近來又爲邪說汨亂使人駭懼聞洪适欲取張子韶經解板行此禍甚酷不在洪水猛獸之下令人寒心甞忽有編摩之命出於寵外卽不敢當復聞闕期尙遠遂且拜受然亦不敢久冒空名旦夕便爲計矣

此書云自去秋走長沙又云忽有編摩之命其爲戊子

無疑書內深識順之是桑門伊蒲塞氣味而答順之書既闢貪神養眞之非又教以看六經語孟及程子文字則朱子是時未嘗絕學捐書也答許順之只看六經語孟云云者爲順之學佛之獘言之亦隨事理會所當然也參互考證答兩家書同出於一時而有不同者因人之教體用之理不得不異故耳南軒明敏朱子尙嫌其太高豈其躬自蹈之敬字之功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之序字字親切又豈屏書冊語言而專事養心者總之居敬窮理朱子原是齊頭做工夫特是時未見到動靜合一之理而大化安宅之說雖有體用未得打成一片由

於日用工夫止以察識端倪爲下手處而涵養之功少也陽明援答叔京書爲晚年定論已非矣通辨既闢其非乃云專求心學早年同陸何不互考此數書而輕立論耶

按此一書最宜詳玩玩湘中學子學爲虛談胡氏子弟門人拈槌豎拂幾如說禪則朱子四十前之闢佛可知矣玩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數語則答南軒先生誨諭曲折皆在戊子可知矣玩下學處須密察見得後便泰然行將去則用功誠正時全要理會性命以達事爲可知矣至其工夫把柄全在以敬爲入門數語一則曰就日

用純熟處識得便無走作再則曰要見自家主宰處三則曰須就此識得其示人日用處識根本之意深切著明雖未悟未發之旨心統性情之義而其把柄已確有實據所以積學生悟一旦恍然於中和復艮卽在此心動靜之間非偶然也通辨不發明此旨以爲四十前學禪同陸而平湖因之其失朱子聖學之精微豈淺鮮哉此書自敬字之說以下凡二百五十八字字字當玩味其云敬中有體察工夫者卽察識端倪之謂蓋察識端倪原是聖門要緊工夫書言惟幾易言研幾孟子言充四端周子言誠幾德皆重幾字必由此察識擴充方得

天機流行此朱子自做工夫而又有得於南軒先生天機驗所起之說也其云日用純熟處識得便無走作近方見得此意思患未打成一片者卽萬化自此流之謂自古聖賢皆內外合一身心相攝必由此打成一片方不為兩段此朱子自做工夫而又有得於南軒先生日新無蔽之說也自甲申至戊子五年間在察識端倪合行解處用力雖屬已發而未發自在所謂主宰在此把柄在此答何叔京書固原於此己丑之悟亦原於此用功益親所見益明一節進一節耳豈有迷悟之大懸殊而絕不相蒙者哉

答何叔京書云熹奉親遣日如昔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諭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爲言語所桎梏只爲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

所及

又答何叔京書云今年不謂饑歉至此初夏所至洶洶縣中委以賑糶之役百方區處僅得無事欽夫臨川之除薦者意不止此亦係時之消長非人力所能爲也前此拜稟博觀之弊誠不自揆乃蒙見是然來諭似有未能遽舍之意何耶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

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此二書陽明不考年歲載爲晚年定論顚倒已極通辨闢之是矣通辨謂此二書專說心學與象山所見不約而同亦有考之未詳者按此二書一云狐鼠雖去指曾覿之出一云饑歉至此指救荒之事自在戊子無疑矣

朱子旣悟禪學之非當李先生沒後惟恐不得與聞於道一聞南軒之名亟往見焉其所與講求心理者皆是因酬酢處見本根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以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必於日用間體之察之故有與南軒數書可考此是朱子切近用力

處亦朱子求入道而將有得處朱子所謂察於良心發見處者即就此察識擴充涵養仁義之心耳非如陸子完養精魂之心也特其以已發屬心未發屬性爲稍偏耳及己丑春由疑而悟乃得心貫動靜之理用工次第了然可見至於答叔京二書所謂無間斷處有用工夫處即答南軒安身立命主宰知覺一源無間乃在於此之意所謂默會諸心以立其本即答南軒存者存此養者養此之意惟叔京有博觀之弊故以所得告之明道以謝上蔡之多聞博識爲玩物喪志伊川曰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

入朱子所言亦因病發藥之教通辨遂執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之語謂與象山同何其疏也

書中歎會諸心以立其本即答石子重敬中體察行解相資打成一片之旨故有不守書冊泥語言之句蓋朱子以察識端倪爲立本與姚江不同平湖乃云此等語易爲姚江之徒所借若因諸公以求程氏三句恐爲姚江所借則可若因良心發見猛省提撕使心不昧正是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之要法亦恐爲姚江所借一槪抹盡則大失朱子本旨矣況因諸公以求程氏三句即爲棄書冊不用功於良心發見者而言亦豈姚江所得借

者乎

按通辨云右答何叔京二書學專說心而謂與書冊語言無交涉正與象山所見不約而合乎湖與秦定叟書云答何叔京三書正四十以前出入佛老之言兩家說如此流傳海內失朱子聖學次序爲最甚烏可以不辨乎朱子出入佛老止在癸酉前後卽此二十餘年中亦有分別癸酉前未見延平固不免矣旣見延平雖知聖學而此心未忘至己卯已看出異學破綻壬癸之間窮究四德道理甲申與伯諫書大闢禪非甲申後悔從延平時未透未發之旨故與張何諸君子講求玩味直以

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四五年間默會諸心敬中體察只是此意兩家遂以四十前同於象山出入佛老可謂讀書不詳而輕評朱子矣通辨率略若未窺見聖學底蘊平湖潛心朱子極細極密亦何輕信通辨而不詳味遺書乃至此乎試即其說而辨之其云朱子四十以前出入佛老雖受學延平　至此朱子之轉關似有錯已卯後朱子闢佛甚力中和舊說答叔京書與延平之學原不相矛盾其幾微之介在察識端倪而不涵養未發耳況察識端倪是延平之教因南軒而益信而平湖以爲出入佛老與延平矛盾過矣答叔京此二書乃戊子

筆如答子重順之諸書皆在此二書前豈有前已闢佛

而後復好佛之理乎答彼闢佛答此好佛豈朱子之學

乎中和舊說序首云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答何

叔京孤陋如昨書云孤負教育之恩皆是未遇南軒前

即追憶延平之教而平湖專執答林擇之書謂四十以

後始追憶其言此一轉關之說不當於朱子者一也其

云答薛士龍書比乃困而自悔 至 此又朱子之一轉關

似亦有錯朱子所謂困而自悔者朱子當延平沒未達

未發之旨一困也與季通講論不合再困也自遇南軒

以察識端倪爲立本又見程子心是已發之言遂以諸

傳所記爲不可信所以有隔幾重公案與守書册泥言語全無交涉數語及其疑而悟始悔其誤認心是已發之差悔其只察識端倪爲下手之偏非悔其答叔京會心立本初無間斷不守書册泥言語爲出入佛老之失也卽所謂退求之於句讀文義亦是指復取程氏遺書未及數行氷解凍釋因著已發未發說以發明程子之訓以見程子書不可不字句體會而平湖以爲服膺延平反復推尋以究斯理之言獨不思朱子之尋究斯理已非一日乎朱子序延平答問自丁丑至癸未七年中往還書問無非反復推尋以究斯理之教卽上封事以

格物窮理爲先務正是自述其學以告人君平湖乃謂
答薛士龍時悔答叔京書而服膺尋究之語恐有未當
況朱子之學先窮理格物後以居敬爲主而窮理格物
工夫仍益精進不執已見爲是答胡廣仲書言此甚明
其中曲折先後兩進之故次第井然平湖乃以朱子之
學一定於悟未發之中之後再定於退求之句讀文義
之後豈其然哉此又一轉關之說不當於朱子者二也
要而論之答叔京書由於察識端倪大體莫非已發之
見斷非出入佛老至答薛士龍書原合求句讀文義謹
視聽言動齊頭用功此即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

旨乎湖偏重句讀文義遂謂朱子之學再定於此恐有識者自尋朱子立言之意而未便據此以爲確論也乎湖宗朱子最堅確闢象山陽明最精密玩其論敬靜之分至善無惡之辨入於毫芒絕不假借眞衛道之嚴而薛胡之後之純正者澐嘗恨不得親登其堂而請業焉安敢徒尚筆舌輕駁其非但按朱子之學實不如其所論又安敢私阿所好而不精考之此澐不得已之苦心也夫

答汪尙書云徐倅轉致五月二十七日所賜教帖恭審比日暑雨潤溽台候起居萬福感慰之深伏蒙勸行尤荷眷

念熹近拜手啟並申省狀自崇安附遞懇請祠祿不審已
得徹台聽否熹孤賤無庸學不加進而戇愚日甚與世背
馳自度不堪當世之用久矣往者猶意明公來歸必將有
以上正君心下起頹俗庶幾或可效其尺寸以佐下風是
以未敢決然遂爲自屏之計而今也明公之歸亦既累月
矣似又未有以大慰區區平昔之望則熹也尚復何望於
他人而可輒渝素守以從彼之昏昏哉所以深不獲已而
有前書之請非獨自爲亦欲明公識察此意而圖其新耳
今承誨飭之勤敢不深體至意然熹愚竊謂明公必欲引
內其身不若聽用其言言行矣則其身之出也可以無所

愧其不出也可以無所恨若言不用道不合顧踽踽然冒
利祿而一來前有厚顏之愧後有駭機之禍熹雖至愚獨
何樂乎此而必爲之而明公亦何取乎熹而必致之也抑
明公之教熹曰既到之後若有未安則在我矣兩得元履
書亦以公言見告如此此則明公愛熹之深而所以爲熹
謀者反未盡也夫事之可否方雜乎冥冥之中而未知所
決則姑爲之以觀其後可也今此身之不可仕仕路之不
見容已昭然矣尚何待於既至然後有所未安耶古之君
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今身在山林尚恐不能自主況
市朝膠擾之域當世之大人君子至是而失其本心者踵

相尋也若熹者又何保其不失耶故熹深有所不能無疑於明公之計惟前書之懇敢因是而復有請爲如蒙矜許固爲大幸若其不遂則熹豈敢坐違朝命而不一行但老人年來多病既不敢勞動登途又不敢遣去膝下只此一事便自難處藉令單行至彼就職則便被拘縻不就則重遭指目就職之後遠去則又似無說不去則自違素心凡此曲折皆已思之爛熟其勢必至顚沛無可疑者伏惟明公以其所以見愛之心施之於此而爲之謀則必有所處矣然熹亦非必欲祠祿若荒僻無士人處教官少公事處縣令之屬似亦可以藏拙養親但皆無見闕耳窮空已甚

若有數月之闕即不可待又不若且作祠官之爲便也復因徐倅便人拜啟區區底蘊敢盡布之伏惟明公察焉

又答汪尚書云區區之懷所欲陳者所附徐倅書已索言之但不知向託元履致丞相書及申省狀等曾一一投之否度可否之報必已有所定然未知諸公所以必欲其來何謂也哉以爲欲行其道則熹學未自信固無可行之道今日所處人得爲之又非可行之官且諸公皆以耆德儁望服在大僚而紀綱日紊姦倖肆行未有能遏之者又非有可行之效也以爲欲榮其身則使熹捐親而仕含靈龜而觀朶頤隨行逐隊則有持祿之譏叩首信眉則有出位

之戒是亦何榮之有哉凡此數者久已判然於胸中往時猶欲以明公卜之是亦未敢決然爲長往之計今明公還朝期年諸事又且如此則熹亦豈待視一魏元履而爲去就哉然聞元履數有論建最後者尤切至若一旦貫以此去則有志之士雖欲不視之以爲去就亦不可得矣蓋出處語默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肯適於義而已熹累蒙敦譬固已不敢輒狥匹夫之守今只俟前日之報若已得請固爲幸甚無所復言若猶未也而諸公果能協成元履之論使聖德日新讒佞屏遠逆耳利行之言日至於前而無所忤焉則熹失所望於前者猶或可以收之於後

又何說之辭哉程張二先生固可仕而仕然亦未嘗不可止而止也熹則何敢議此特因來教而及之

與陳丞相云熹昨以愚戇冒瀆威尊似聞鈞慈憐念未許遽就閑退區區感激何可具言實以鄙性惷愚觸事妄發竊觀近事深恐一旦不能自抑以取罪戾不肖之身非敢自愛誠懼仰負相公手書招徠之意重玷聽言待士之美則其爲罪大矣伏況老親行年七十旁無兼侍尤不欲其至於如此旦夕憂煩幾廢寢食人子之心深所不遑是敢再瀝悃誠仰干大造欲乞檢會前狀特與陶鑄嶽廟一次俾得婆娑邱林母子相保遂其麋鹿之性實爲莫大之幸

又答汪尚書云重蒙戒喻令熹審思出處之計苟合於義他不必問也熹雖至愚荷蒙公矜念之深教誨之切至於如此豈不願奉承一二少答知己之遇然區區之意已具前書更望留意反復則有以知熹之所處其度於義蓋已審矣但恐熹所謂義乃明公所謂不必問者而忽之耳然熹既已申省則今日亦須再得省劄而後敢行但至彼不過懇辭而歸他亦無以自效卻慮一旦親見諸公之詘詘聲音顏色有不能平所發或至於過甚以自取戾則明公雖欲曲加庇護而不可得殆不若早為一言遂其所請之為愈也前書戒以勿覩元履為去就熹固已略言之矣夫

朝有闕政宰執侍從臺諫熟視卻立不能一言使小臣出位犯分顛沛至此已非聖朝之美事又不能優容獎勵顧使之逡巡而去以重失士心又不俟其自請而直譴出之則駭聽甚矣陳公之待天下之士乃如此明公又不少加調護而聽其所爲則熹亦何恃而敢來哉蓋熹非敢視元履爲去就乃視諸公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而爲進退耳願明公思之爲熹謝陳公熹之坐違朝命已三月矣欲加之罪不患無辭既不早從所請則不若正其違慢之罪而譴斥之亦足以少振風聲使天下之士知守道循理之不可爲而一於阿諛委靡之習以遂前日之非亦一事也不識

明公其亦以為然乎頃年陳公在建安明公在鄞郡熹嘗獲侍言於陳公竊以為天下之事非兩公不能濟陳公蓋不辭也至於今日乃復自變言事之不效往者則不可諫矣來者其亦尚可追乎伏惟明公深達陳公相與亟圖之熹之心蓋猶不能無拳拳也承諭旦夕即上告歸之請熹竊惑之蓋明公非不可去特萬里還朝主知人望如此其不薄也一旦未有以藉手而無故以去此古人所以有屑屑往來之譏也愚意卻願明公審思以合於義毋使人失望焉則熹之願也

朱子此時義利關頭極確極精出處進退籌之已熟必

達可行於天下而後出豈肯輕於一往以蹈屑屑往來之轍雖陳福公汪聖錫之相知決不受職盡職之受不受原於道之行不行道不行而受職是爲官餌也烏可哉所以丙申再辭不肯苟就寧受郡路地方之任猶得拯濟民生上報君恩不掛名淸要虛負陳善責難之義甲寅在朝隨事進言期成至治只四十九日不合而歸朱子終身出處總是此理也明朝諸儒惟顧端文高忠憲出處甚正其餘諸儒淹滯爵祿之中高談性命之奧如是而側身儒林斷斷不可矣

己丑朱子四十歲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云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

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辨論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

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所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發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爲何如

朱子向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遂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故從巳心發見著力而自有未發者存所謂大化安宅即此而在及己丑春悟心貫動靜之理未發已

發之體用皆具於此因有此書後來太極圖說四書集註心會身行深造自得而上契孔孟之旨皆由於此是又一大關然則此悟也悟察識端倪之無當於未發而豈悟學佛之非乎傳習道一顛倒誣妄亦罔墩陽明未嘗細考耳通辨力扶正學乃以朱子既得本領之日爲馳心空妙之年與陸學同其亦疏矣故特表而正之

按朱子己丑之悟見於中和舊說序此書即序中所云亟以書報欽夫及嘗爲此論者是朱子悟心統性情以涵養本體爲本實自四十歲始亘知家執晚年定論之說與宋史晚年指示本體之言遂以爲朱子至晚年方

悟本體取朱子凡言及本體者概目爲晚年已失之矣
至宗朱子者竟置此書勿論專主窮理一路即重言居
敬至居敬之功所以涵養未發貫通已發之故無一字
發明嗚呼朱子之學晦而不明令亘知家得據文執詞
敢以窮至事理爲泛涉至謂本體不虛誰任其咎與夫
朱子自已丑悟心統性情後從此涵養有答林擇之呂
子約吳茂實諸書又徵單指本體類於禪家張皇之態
有答呂伯恭傅子淵包敏道輩諸書又數年從此涵養
益熟有答陸子靜昨聞丐外一書至六十而愈純矣然
則朱子涵養未發之中上承濂溪二程之脈以遡孔孟

者自己丑而大進也既悟未發之中歷三十年居敬窮理克復擴充集義養氣道理飽滿本原堅固盛大透天命至善性體大異乎善亦累心之學者自己丑而更精進也宗朱子者不從此極力探討求其所以立體達用合下不同於頁知家之故亦非朱子所望於後學者矣

○按自朱子與湖南書後南軒先生取益於朱子者多矣南軒先生只用功於發端擴充而居敬主靜涵養本原之功實得力於朱子此其一南軒先生天資高撫物欲纏繞覺得自此擴充則仁在是漸能廣大此是五峰傳授故其教人亦只要依此做去不見辛苦細密曲折

層次自聞朱子講說教人用功亦有階級密境如答胡廣仲季隨周允升陳平甫劉宰潘文叔諸書可見矣此其二以性善爲贊歎之詞善不足以名之之說胡氏主之湖南諸學子宗之自朱子辨其未當南軒先生深以爲然此其三胡子知言南軒先生服膺久矣自與朱子講論窮理益精方能見其所未到擇可疑者其商之以歸於至當此其四他如論仁論論語論政事深入理奥究極精微日用工夫愈卑近愈高遠此朱子所謂益深益遠而反就於簡易平實之地者廣仲晦叔輩皆不及也讀兩先生書當於此留意知朱子之取益於南軒者

在己丑以前南軒先生之取益於朱子者在己丑以後前後之說亦大概言之其實互相資助之忱無有已時無有界限兩先生虛心以成其德如此後學可不勉哉

庚寅朱子四十一歲

朱子曰舊來失了此物多時今收來尚未便入腔窠但盡此生之力而後已

又曰舊在湖南理會乾坤乾是先知坤是踐履上是知至下是終之卻不思今只理會箇知未審到何年月方理會終之也是時覺得無安居處常恁地忙又理會動靜以為理是靜吾身上出來便是動卻不知未發念慮時靜應物

時動靜而理感亦有動動時理安亦有靜初尋得箇動靜、意思甚乖然卻一日舊似一日當初看明道答橫渠書自不入也

因看心生道也云不可以湖南之偏而廢此意但當於安靜深固中涵養出此以靜應動湖南以動應動　動靜相涵

又曰應物物與我心中之理本是一物兩無少欠但要我應之爾物心其此理定是靜應者是動

又曰古人唯如此所以其應事敏不失機今人躁擾卻失機

又曰今隨事忽忽是以動應動物交物也

又曰以靜應

又曰以靜應兵家亦言主靜點著便有

此七段楊方錄庚寅所聞

按朱子己丑透悟即著實用涵養工夫如答林擇之前三書附載於後子直所錄其最顯著者玩哀苦之餘數語是自家心裏主敬涵養極其專一實見此理不待外求只就此處見得向來未見底意思從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二段正前書所云親切要妙處即此知朱子於持敬中見仁體自然昭明呈露歷歷可驗如此子直所紀前二段朱子自道向來未曾專用功於本體以示學者後五段就近日所見親切全在安靜涵養本體以示學者

合觀之朱子自學教人諄諄以涵養本體爲主後來無
窮工夫皆基於此二三年間則此二三年間所答之書
門人所錄之語正宜細心潛玩方見朱子立大本曲折
有層次可循而非晚年始悔者也無如攻朱子者概不
詳玩但以言及本體者目爲晚年宗朱子者或謂同於
陸學或謂講求文義謂同於陸學者非矣卽謂講求文
義亦未盡得不知朱子此時力務涵養講求文義之功
未嘗有輟而其所講求者卽其所涵養者處處養本原
卽處處明本原如後所載答胡廣仲諸篇總是此旨乃
諱而不言致使近日宗陸王者謂朱子晚年方悔方指

本體示及門以尊朱子之詞寓不滿朱子之意是彼之不滿朱子者實宗朱子者開其隙而不得專責之也予故力言之庶了然於朱子安靜深固涵養本體之教自庚寅已然則後世之紛紛有詞不滿於朱子者皆朱子門外人宜其言之不當矣

理感非已發也理安即未發也理感常如此貫通也理安決如此貞固也實是一般未發氣象此中消息甚微密細心體驗要在以靜應而窮理以培之只就此處用功也

朱子問李先生云存主在這裏仁流動義定體是就心

地用功也答叔京云良心發見猛省提撕贈南軒云惟
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是就發處用功也己丑悟未發
庚寅理感理安以靜應之說是就未發處用功也得此
安靜深固田地向後日明日充尙有許多功夫在讀朱
子書者須反心做去實有如此階級方信得是這樣不
然終日批閱自不相入也微哉微哉

家禮成

按年譜朱子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
筵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祭禮又
推之於冠婚其爲一編命曰家禮

人之所以爲人者禮也禮之所以爲禮者孝弟忠順和義哀敬之心與行也朱子家禮一書有以立本有以達文立本必致其誠篤達文必求其合節誠熟講而勉行之不可以爲儀章度數已也自己孝弟忠順和義哀敬之心與行非此無以守之固非此無以發之暢然後知朱子進德之方而因以嘉惠後學惓惓於禮教者此其門徑也夫

答許順之書云聖門求仁格物之學無一事與釋氏同今細觀二書如所謂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眞者一一勘過只此二十餘字無一事不有

病痛夫人心是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靜動靜不失其時
則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淡泊
然後爲得且此心是箇什麼又如何其可棲耶聖賢之言
無精粗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眞箇看得破便成己
成物更無二致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爲資吾神養吾
眞者而設哉若將聖賢之言作如此看直是全無交涉聖
門之學所以與異端不同者灼然在此吾友若信得及且
做年歲工夫屏除舊習案上只看六經語孟及程氏文字
開擴心胸向一切事物上理會方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是眞實語不但做兩句好言語說爲資神養眞胡荼自己

之說而已也

按順之資神養眞之言正陸氏完養精神之見朱子再三非之又與石子重言之通辨何不細考此書而遽以爲與陸合耶

答張欽夫書云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卻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蓋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乎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

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

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某向來之說固未及此而來諭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

之功則某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然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動中靜兩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未諭某前以復爲靜中之動者蓋觀卦象便自可見而伊川先生之

意似亦如此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者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卻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

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爲重以義配仁則仁爲本爾非四者之外别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某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某向來輒有是語今者遂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卻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然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尊意以爲何如

此篇是南軒答朱子前書以爲然而朱子又答之如此也前幅發明心性情中和透徹極矣後言敬貫動靜以靜爲本正教人下手涵養處宗朱子者竟將以靜爲本喫緊工夫一槪抹過使朱子靜動用功先後之序不明大可慨也

按此書朱子從察識端倪透涵養未發是爲學根本故力言之以定聖學之宗答林擇之書亦同此旨學者當急涵養根本旣立體達用漸漸成德矣至其曲折又有可歷言者學不主敬涵養而專於察識端倪則有忙迫紛擾之病與湖南諸公書已發未發說不可不讀也學

者不主敬存省交用其力而第以察識爲功稍見心性影子便以爲本心之妙在此自陷於拏夯作弄狂妄張皇之病答方賓王此事一過書不可不讀也不能立志見義理大概規模於自已方寸間但從莊敬持養平做將去必陷於若存若亡徒勞把捉之病答陳超宗書不可不讀也不能集義但從事主敬必陷於昏憒雜擾之病答余正叔敬非其敬書不可不讀也不能窮理但用功把捉必有今日捉住明日不見之病葉味道所錄端的知得之訓不可不讀也是以學者雖知向學未有入處全在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滕德粹鄭子上

所錄立志居敬四端下手等語甚詳甚透須實做去方知此中有如許曲折不知曲折只謂涵養可以得力便藏了無志不明不正等弊究不能到主一地位知其曲折不速用涵養工夫終是忙迫紛擾躁急影響此察識端倪未始非用功要着而必以立志居敬為田地此際立志此際居敬無先後次第朱子與張林兩先生諄諄言之良有以也更有說焉四端是發處立志亦是發處發雖同而不同不可不辨四端因事而發如愛牛入井之類誠有此事一過此用遂息之義若立志眞切處此時感觸發動氣象便是主宰便是根本苗芽發生前夫

子所謂志於道後來工夫皆從此始在人爲不違之復
在天爲一陽之復自一陽至六陽天理自此充長聖賢
天地之發動在此與愛牛入井不同延平先生云動而
生陽不可作喜怒哀樂已發看卽此義也雖然人無二
心心之所發果是正理亦無二念但看眞切與否如上
蔡聞玩物喪志之語面赤汗背固一時因感而動實是
志氣感動眞切有主宰之義卽根本苗芽發生何可輕
看朱子所云不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者謂無主宰但
從發處尋討則不可耳且朱子以靜爲主之說原於周
子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立極之旨靜不原於中正仁

義與虛無者無別篇中懇懇言之蓋以性命之理靜中具足寂然不動之中而間架條理自在斷不以虛無爲靜也當與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書參看其曰定曰主曰立皆志爲之惟此志專於中正仁義故未發而知覺不昧已發而品節不差即不昧不差之際此志卓然統乎性情動靜皆有所主而必有主靜之功然後動中能察不失所主愈了然明白若非從立志居敬窮理集義參觀潛玩反身服行烏知朱子教人從小學做工夫以至成德一以貫通有如此滋味乎彼疏解文義者難語此矣

南軒先生初於發處用功如桂陽學嶽麓書院擴齋等

記答直夫范主簿等書艮齋克齋等銘皆是後來見得主敬涵養是喫緊工夫如答呂伯恭胡廣仲喬德瞻劉宰潘文叔等篇自道曲折全在涵養未發主敬立本而主一箴葵軒石銘尤極親切教人有下手用功處實得力於朱子此書也深體味之乃見

答胡廣仲云欽夫未發之論誠若分別太深然其所謂無者非謂本無此理但謂物欲交引無復澄靜之時耳某意竊恐此亦隨人稟賦不同性靜者須或有此時節但不知敬以主之則昏憒駁雜不自知覺終亦必亡而已故程子曰敬而無失乃所以中此語至約是眞實下工夫處願於

日用語默動靜之間試加意焉當知其不妄矣近來覺得敬之一字眞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者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自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

又答胡廣仲云上蔡雖說明道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卻從敬入然其記二先生語卻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云諸君不須別求見處但敬與窮理則可以入德矣二先生亦言根本須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又言莊整齊肅久之則自然天理明五峰雖言知不先至則敬不得施然又云格物之道必先居敬以持其志此言皆何謂耶熹竊謂明道所謂先有知識者只爲知邪正識趨向耳未便遽及知至之事也上蔡五峰既推之太過而來諭又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授受之機則是因二公之過而又過之試以聖賢之言考之似皆未有此等語意卻是近世禪家說話多

如此若必如此則是未知已前可以怠慢放肆無所不爲而必若曾子一唯之後然後可以用力於敬也此說之行於學者日用工夫大有所害恐將有談元說妙以終其身而不及用力於敬者非但言語之小疵也上蔡又論橫渠以禮教人之失故其學至於無傳據二先生所論卻不如此蓋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人先有所據守但譏其說清虛一大使人向別處走不如且道敬耳此等處上蔡說皆有病如云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尤未穩當子文文子知言疑義亦已論之矣僭冒不韙深以愧懼但講學之際務求的當不敢含糊不得不盡言耳

又答胡廣仲云須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若茫然都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已緩而不及於事矣至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眞妄言則熹卻有疑焉蓋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卻性字矣記以靜爲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爲性之妙也眞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爲性天下莫不具焉但無妄耳今乃欲並與其眞而無之此韓公道無眞假之言所以見譏於明道也伊川所謂其本眞而靜者眞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眞則指本體而言靜則但言其初未感物耳

第一書與答擇之論涵養一節同意二書三書亦主涵養而辨知字靜字尤確儒釋之分在此通辨以爲同於陸學何其誤也細玩敬貫始終是眞實下工夫處全在無失二字自家反求實覺得心體常常兢業管攝通身如有主人在內處處提綱挈領不敢放鬆失馭如此年餘自然得力朱子示人立本之教著明極矣

又答胡廣仲云熹承諭向來爲學之病足見高明所進日新之盛一方後學蒙惠厚矣然以熹觀之恐猶有所未盡也蓋不務涵養而專於致知此固前日受病之原而所知不精害於涵養此又今日切身之病也若但欲守今日之

所知而加涵養之功以補其所不足耦恐終未免夫有病而非所以合內外之道必也盡棄今日之所已知而兩進夫涵養格物之功庶乎其可耳蓋來書所論皆前日致知之所得也而其病有如左方所陳者幸垂聽而圖之

此一段已丑悟後與廣仲論學書所陳凡七條斷理精微正朱子涵養時用功致知之明驗也朱子嘗警學者不可儱侗虛靜黑窣窣底涵養致趣到那一邊去居敬窮理雖曰相須以居敬爲主窮理以光明之直是一事玩平日涵養臨事識得所知不精害於涵養數語是朱子四十後立大本喫緊處即防虛靜流弊非攻朱子者

所知宜其專以道問學目之矣
朱子自己丑悟未發之中是性體即居敬以涵養之蓋不敬則無由理會未發性體即理會得未發性體不常居敬以涵養之依舊散漫去矣然不窮至道理之極於七條中有一不透則含糊疑似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如執先有專一之陰後有兼體之陽別有無對之善等說必差入虛寂一路無善無惡之說早已開其隙端非所知不精害於涵養之明驗乎故朱子以居敬爲聖學之成始成終而格物致知即貫乎始終不可不透頂徹底使渾然無欲之衷有森然條分縷析之理而後涵養致

知用功時渾是理一分殊規模在這裏無有舛謬者也所以答薛士龍書有求之於句讀文義謹之於視聽言動之語殆齊頭用功一定之法蓋朱子此時涵養固不敢放鬆而格致又加精密矣○後書不全載學者當細玩

玩記論性答稿後一篇則知答廣仲論性在壬辰前故序此三書於庚寅辛卯間

答薛士龍云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先生君子之教麤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

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纔知義理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邃如許矣

按此書內云孤露餘生自在己丑以後其云馳心空妙者非專指佛學也中和舊說序云舍近求遠厭常喜新即指心爲已發性爲未發言此書所云馳心空妙亦同此意未免視未發已發有分別非周子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之旨耳惟以此書與舊說序參看字字脗合則知馳心空妙原不專指佛學而絕不與陸同也且所云求之句讀文義者實是講明聖賢之書如易本義詩集傳

綱目道理與視聽言動合一以爲誠正修齊治平之體用豈如鄭康成陸德明諸公哉兩邊不可看錯方知朱子之學矣

答林擇之云齋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前日不知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横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慄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

又答林擇之云齋近只就此處見得向來所未見底意思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眞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驗況眞能久耶但當益加勉勵不敢少弛其勞耳

又答林擇之云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卽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卻去腔子外尋覓則莽莽蕩蕩愈無交涉矣

前一書哀苦之餘自在居憂時後二書語意相近故類序於己丑庚寅後此三書是朱子用功切要處學者宜潛心體認

又答林擇之云答熙之仁說甚佳其頗未盡處寫答其書復詳言之仁者於用用本於仁當時自不滿意今欲改云仁者心體之全其用隨事而見所舉伊川先生格物兩條

極親切上蔡意固好然卻只是說見處今且論涵養一節疑古人先從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耳

此書與答胡廣仲欽夫未發書同旨是朱子因哀苦之餘體認敬字親切要妙悟向來不先涵養而先致知之誤大學或問補主敬工夫實原於此此一條後學切不可易視蓋學者自幼不從事小學雖謹飭讀書者亦不

免怠慢非痛下工夫整頓數年則此身心怠慢慣了何能豎立得起故必翻然悔悟依立教明倫敬身規矩循循做去使此身嚴肅不惰此心收斂常在方有實地可據其用功利病乃有可言自此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節次進步階級甚明曲折甚多終身無有止境始信朱子主敬補小學一著眞貫通始終之金針也

又答林擇之云人生而靜不知如何看靜字亦指未感物而言當此之時此心渾然天理全具所謂中者狀性之體正於此見之但中庸樂記之言有疏密之異中庸徹頭徹尾說箇謹獨工夫即所謂敬而無失平日涵養之意樂記

卻直到好惡無節處方說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殊不知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後差也蓋中和二字乃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已發未發之謂但不能慎獨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紜膠擾無復未發之時既無以致夫所謂中而其發必乖又無以致夫所謂和惟其戒謹恐懼不敢須臾離然後中和可致而大本達道乃在我矣此道也二先生蓋屢言之龜山所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體所謂和此語為近之然未免有病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為人深切然恨已不能

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云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

按此書無年可考玩其語意深信平日涵養未發是當下主宰第一著工夫必未發時有主宰方能安其靜不昏了天性也此書自是己丑悟後語須合乙酉答何叔京書丁亥贈張敬夫詩庚寅楊子直錄參看嘗李先生沒後思未發之旨而不得汲汲皇皇講求體認遑涉江湖尋求良友二三年間遂悟未發乾坤動靜之理向時

聞見揣度此時見道全體向時忙此此時有安居處用功曲折顯然矣又須合後答擇之四段參看蓋能涵養未發則不至若有若亡且涵養中漸漸體出端倪實是已物湛然貞靜之性自復其常而要歸於主敬必能克己復禮始無流弊由此觀之答擇之數書正悟後工夫切實處故姑附焉

又答林擇之云精一之說誠未盡但擇之之說乃是論其已然須見得下工夫底意思乃佳伊川云惟精惟一言專要精一之也如此方有用力處如擇之之說却不見惟字意思如何前日中和之說看得如何但恐其間言語不能

無病其大體莫無可疑數日來玩味此意日用間極覺得
力乃知日前所以若有若亡不能得純熟而氣象浮淺易
得揺動其病皆在此湖南諸友其病亦似是如此近看南
軒文字大抵都無前面一截工夫也大抵心體通有無該
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
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者多矣惟涵養於未發
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
甚明審易爲著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
又答林擇之云古人只從幼子常視無誑以上灑掃應對
進退之間便是做涵養底工夫了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

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爲己物又只如平常底涵養將去自然純熟今曰即日所學便當察此端倪而加涵養之功似非古人爲學之序也又云涵養則其本益明進學則其志益固表裏互相發也此語甚佳但所引三傳語自始學以至成德節次隨處可用不必以三語分先後也蓋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爾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急迫乎敬字通貫動靜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工夫也既發則隨事省察而

敬之用行焉然非其體素立則省察之功亦無自而施也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此心卓然貫通動靜敬立義行無適而非天理之正矣

又云伊川論中眞靜二字謂之就常體形容是也然靜字乃指未感本然言蓋人生之初未感於物一性之眞湛然而已豈非常體本然未嘗不靜乎惟感於物是以有動然所感既息則未有不復其常者故熹常以爲靜者性之貞也不審明者以爲如何主靜二字乃言聖人之事蓋承上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言以明四者之中又自有賓主爾觀此則學者用功固自有次序須先有箇立腳處方可省

察就此進步非謂靜處全不用力但須如此方可用得力爾前此所論敬義即此理也

又答林擇之云比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卻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設使眞能如此存亦與釋老何異上蔡說便有此病了又況心慮慌惚未必眞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

此四段年無可考細玩書中語意似皆己丑庚寅後筆第一段云前日中和之說卽承爲人深切書中所論中和也第二段云豈待察識而後涵養卽諸說例蒙印可一書意也第三段與二段一時所答也第四段論主敬工夫極周密從有形象處著力內外交養方不走漏與第二段正相發明卽靜貞本體必能主敬始得安固也姑統附之

按此五段朱子全副精神用功涵養實見得未發之中是大本原所在不可有一毫攙擾專一潛心於此平日若有若亡至此而志氣大定有清明氣象平日察識體

驗至此從涵養中一一呈露端倪非復向時動中體察平日以動應動至此有立腳處體察亦甚明審平日未明性體至此知一性之眞湛然虛明本體未嘗不靜朱子涵養工夫吐肝膽以示來學如此分明其要歸只在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克己復禮處著力學者實下主敬工夫處處涵養久之自有大定處有呈露處有立腳處幾處有本體湛然處何等親切要妙宗朱子者諱而不言吾不解也

自丁亥以後數年窮理疑悟涵養生熟工夫是朱子後數十年功力根本讀朱子書者宜推類玩味反身體佩

方知其旨趣也

玩南軒先生文集用力敬靜培植前面一截頗有工夫亦自發處透入涵養沉潛者也精一之說一書所云無前面一截工夫者想指嶽麓書院記擴齋記艮齋銘等篇耳

答張敬夫云垂諭曲折必已一一陳之君相之意果如何今當有一定之論矣伏蒙不鄙令誦所聞以裨萬一此見臨事而懼之意推是心也何往不濟然此蓋非常之舉廢興存亡所繫不細在明者尚不敢輕況愚昧荒迷之餘其何敢輕易發口耶大抵來教綱領極正當條目亦詳備雖

竭愚慮亦不能出是矣顧其間有所未盡計非有所不及恐以爲無事於言而不言耳請試陳之夫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者正以復讐之大義爲重而掩葬之常禮爲輕以示萬世臣子遭此非常之變則必能討賊復讐然後爲有以葬其君親者不則雖棺椁衣衾極於隆厚實與委之於壑爲狐狸所食蠅蚋所嘬無異其義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前日議者乃引此以開祈請之端何其與春秋之義背馳之甚耶又況祖宗陵寢欽廟梓宮往者屢經變故傳聞之說有臣子所不忍言者此其存亡固不可料矣萬一狡寇出於漢斬張耳之謀以誤我不知何以待之何

以處之熹昨日道間見友人李宗思相語及此李云此決無可問爲臣子但當思其所以不可問之痛沫血飲泣益盡死於復讐是乃所以爲忠孝耳此語極當若朝廷果以此義存心發爲號令則雖瘖聾跛躄之人亦且增百倍之氣矣何患怨之不報恥之不雪中原之不得陵廟梓宮之不復而爲是紕繆倒置有損無益之舉哉不知曾爲上論此意請罷所請之行否此今日正名舉義之端不可不審萬一果有如前所陳張耳之說卻無收煞若前日之言未盡此意當更論之此不可放過也其他則所論盡之但所謂德者當如何而修所謂人才者當如何而辦所謂政事

者當如何而立須一一有實下功夫處愚謂以誠實恭畏存心而遠邪佞親忠直講經訓以明義理爲之輔凡廷臣之狡險逢迎軟熟趨和者以漸去之凡中外以欺罔刻剝生事受寵者一切廢斥而政令之出必本於中書使近習小人無得假託以紊政體此最事之大者又須審度彼己較時量力定爲幾年之規若孟子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說其間設施次第亦當一一子細畫爲科條要使上心曉然開悟知如此必可以成功而不如此必至於取禍決然不爲小人邪說所亂不爲小利近功所移然後所以向前擔當鞠躬盡力上成聖主有爲之志下究先正忠義之傳如其不然則計慮不定中道變移不惟不能成功正恐民心內搖讐敵外侮其成敗禍福又非坐而待亡之比家族

不足惜奈宗社何此尤當審處不可容易承當後將有悔而不及者願更加十思不可以入而後量也抑又有所獻熹幸從遊之久竊覸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近年見所爲文多無節奏條理又多語學者以所未到之理此皆是病理無大小小者如此則大者可知矣又丐免丁絹朔反牛羊之說宣播遠近尤非小失不可不戒願深察此言朝夕點檢絕其萌芽必使能立則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於有爲事半而功倍矣事之有失人以爲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子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爲善向見擧措之間多有一人言而爲之復以一人言而罷之者亦大輕易矣從之輕則守之不固必矣慕仰深切不勝區區過計

之憂敢以爲獻想不罪其僭易也

又答張敬夫書云今日既爲此舉則江淮荆漢當戒嚴以待不知將帥孰爲可恃者近年此輩皆以貨賂倚託幽陰而得兵柄漫不以國家軍律爲意今日須爲上說破此病進退將帥須以公議折中與衆共之則軍不待自練而精財不待自節而裕矣此張皇國威之本不可不早慮也兩淮屯田兩年來措置不知成緒否議者紛紛直以爲不可固不是議論然亦恐任事者未必忠信可仗其所措畫未必合義理順人心此亦不可不早爲之所向見范伯達丈條具夫田之說甚詳似可行於曠土便爲井地寓兵之

漸試詢究其利病均輸之政見上曾及之否此決無益於事徒失人心今時州縣老兄所親見豈有餘贖可劃刷耶閩中之兵春間忽有赴帥司團教指揮七郡勞遺所費不貲然後肯行至彼又無營寨止泊閩極咨怨出不遜語此等舉動誠不可曉憂居窮寂不聞外事接於耳目者僅有此耳一一僭聞幸少留意

又答張敬夫書云熹嘗謂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

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卻是成己功夫於立本處未甚端的如不先涵養而務求知見是也故其論此使人主亦無下工夫處今乃知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爲先務聲色貨利爲至戒然後乃可爲者此區區近日愚見之拙法若

未有孟子手段不若且循此塗轍之無悔吝也

又答張敬夫書云向者請對之云乃為不得已之計不知天意殷勤既以侍立開盡言之路而聖心鑒納又以講席延造膝之規此豈人謀所及哉竊觀此舉意者天人之際君臣之間已有響合之勢甚盛甚盛勉旃勉旃凡平日之所講聞今且親見之矣蓋細讀來書然後知聖主之心乃如此而尊兄學問涵養之力其充盛和平又如此宜乎立談之頃發悟感通曾不旋踵遂定腹心之契眞所謂千載之遇也然熹之私計愚竊不勝十寒衆楚之憂不審高明何以處之計此亦無他術但積吾誠意於平日使無食息

之間斷則庶乎其可耳夜直亦嘗宣召否夫帝王之學雖與韋布不同經綸之業固與章句有異然其本末之序愚竊以為無二道也聖賢之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沉潛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患在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其廣博是以反失聖言平淡之眞味而徒為學者口耳之末習至於人主能之則又適所以為作聰明自賢聖之具不惟無益而害有甚焉近看論語舊說其間多此類者比來尊兄固已自覺其非矣然近聞發明當仁不讓於師之說云當於此時識其所以不讓者為何物則可以知仁之義此等議論

又只似舊來氣象殊非聖人本意才如此說便只成釋子作弄精神意思無復儒者腳踏實地功夫矣進說之際恐不可以不戒筵中見講何書愚意孟子一書最切於今日之用然輪日講解未必有益不若勸上萬幾之暇日誦一二章反復玩味究觀聖賢作用本末然後夜直之際請問業之所至而推明之以上之聰明英睿若如此見得洞然無疑則功利之說無所投而僥倖之門無自啟矣異時開講如伊川先生所論坐講之禮恐亦當理會也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為先今井田之制未能遽講而財利之柄制於聚斂掊克之臣朝廷不恤諸道之虛實監司不恤諸縣

之有無而爲州縣者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道學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只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爲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末流之獘不可勝救愚意莫若因制國用之名而遂修其實明降詔旨哀憫民力之凋悴而思所以膏澤之者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一縣內逐鄉里不同者亦依實開）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逐項開）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

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陸宣公論兩稅利害數條事理極於詳備似可採用也是則雖未能遽復古八井地之法而於制民之產之意亦彷彿其萬一如此然後先王不忍人之政庶乎其可施也又屯田之議久廢不講比來朝廷似稍經意然四方未覩其效而任事者日被進擢不知果能無欺誕否今日財賦歲出以千百巨萬計而養兵之費十居八九然則屯田實邊最為寬民力之大者但恐疆理不足因陋就簡則欺誕者易以為姦而隱覈者難於得實此卻須就今日邊郡官田略以古法畫為邱井溝洫之制亦不必盡如周禮古制但以孟子所言為準畫為一法使通行之邊

郡之地已有民田在其間者以內地見耕官田易之使彼此無疆場之爭軍民無雜耕之擾此則非惟利於一時又可漸為復古之緒高明幸一思之今日養民之政恐無出於兩者其他忠邪得失不敢概舉但政本未清倖門未窒殊未有以見陽復之效願更留意暇日為上一一精言之至於省中職事施行尤切伏想直道而行無所回互不待愚言之及矣

是時朱子居家惓惓君民之念旦夕不忘所論立政養民治軍聽言用人之要歸本於人主心術即庚子戊申封事之張本賦稅一條令逐州縣各項金穀總數與支

賦總數一一清明此量入爲出最要緊處屯田是養兵最要緊處施之確有條理者也按綱鑑庚寅召張栻爲尙書吏部員外又兼侍講辛卯諫用張說壬辰出知袁州則此書在寅卯閒

按朱子答南軒先生四書所以發明論語大學孟子道理則知求之句讀文義當如此用功非僅訓詁也

辛卯朱子四十二歲

朱子聖學考略卷二終

七世姪孫朱孫𦙶芬重校刊